



这个捕快不太冷

ZHE GE
BU KUAI
BU TAI LENG

叶紫

著

上

——贼安银，离奇失踪，背后竟
隐藏着天秘密



{ 少年捕快面冷心热，
屡破奇案上动天听，一路破格飞升！

看小人物战大阴谋
终手掌刑狱大权，权倾朝野！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FENGHUANG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.

这个冬天不太冷

ZHE GE
BU KUAI
BU TAI LENG

叶紫

著

上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这个捕快不太冷 : 全2册 / 叶紫著. —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2

ISBN 978-7-5594-1550-9

I. ①这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13721 号

书 名 这个捕快不太冷 : 全2册

作 者 叶 紫

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

选题策划 罗 婷 易思嘉

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

文字编辑 易思嘉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 mm×1230 mm 1/32

字 数 590千字

印 张 20

版 次 2018年2月第1版, 2018年2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1550-9

定 价 65.00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录

C O N T E N T S

- 001 | 第一章
赈灾银两案
- 032 | 第二章
任命宁远县丞
- 099 | 第三章
任职大理寺检法官
- 137 | 第四章
汝南知府离奇死亡案
- 202 | 第五章
汝南王的秘密
- 270 | 第六章
任职汝南府衙知府

“轰隆！”

一声巨响，黑紫色的闪电划破天空，带着恐怖的气势直劈而下，照亮了无边无际的黑夜。大雨倾盆而下，更为这迷离夜色增添一份凄美。

大雨滂沱之中，一骑飞驰而来，马蹄声散乱而匆忙，踏乱了这雨夜。那骑在马上之人，身披蓑衣，头戴斗笠，看不清楚身形。只见她呼吸急促，身形微弓，浑身紧绷，紧紧地将身躯与马身贴合在一起。

若是有京城之人在此，也许会认出此人。这女子名为袁紫嫣，不时跟随着当朝皇帝次子齐王身侧，据闻颇受齐王宠信。京中有传言称，此女乃是齐王暗中培植的一股势力“百禽院”中的三大金牌杀手之一！女子挥手扬鞭，遂又狠狠甩下。已经快要力竭的坐骑仰天嘶吼一声，马蹄腾飞，快速地朝着前方疾驰而去。快快快！袁紫嫣紧盯着前方，目光锐利。她这次之所以来此，并不是来杀人，相反，她是来救人的！

想到前几天无意间在齐王门外听到的话，袁紫嫣更是心焦不已。她稍微扶了下斗笠的帽檐，瞥了眼阴沉的天色，眼中神色复杂。袁紫嫣手上使劲，勒紧缰绳，猛地翻身而下，一旁的骏马星夜奔波数百里，连最后一点精力都被压榨了出来，惨嘶一声倒在地上，没了气息。

袁紫嫣深吸一口气，透过层层雨幕望向湖面，剪水双瞳骤然睁大，目光迷离，不知何时早已蕴满了泪水。

看着湖面上渐行渐远，就要消失在大雨中的快船，袁紫嫣银牙紧咬，握

紧拳头，狠狠地捶了下地面。

“该死的！还是来迟了！”

如今船已离岸，再想要追回来可不是那么容易的。这一步慢，就会步步慢。既然那件事已经开始，想要阻止，恐怕就要付出极大的代价！袁紫嫣骤然抬头，眯眼看着快速穿行在雨夜中的船只，手无声无息地抬起，反手握住背后长剑的剑柄。

现在全力出手，也许还来得及……她握剑的手颤抖着，最终，她还是放下了握剑的手，眼睁睁地看着快船驶远，消失……

翌日清晨，纷乱的脚步声、喊叫声、命令声，惊飞了枝头缠绵的鸟儿，也打破了湖边宁静的晨曦。

一个白衣少年骑马而来，长得倒是眉清目秀得很，眉目间还透出一丝未曾长开的稚嫩，看上去不过十五六岁的样子，与这一堆聚集在岸边查案的捕快相比，当真是年轻得出奇。可看他的打扮，那一身衣服分明是捕快班首的公服！这方圆百里之内，能够穿这件衣服的，也就只有一个人——松平县捕头江永！

到了近前，江永一个勒马，利落地翻身而下，快步向着岸边走来。

“头儿！”

一旁紧张忙碌着的官差看到这江永，纷纷恭敬地向他点头行礼。看这架势，这白衣少年在这群官差之中，竟然还是相当受尊敬的！

“叶子，勘查得如何了？”江永眉头紧皱，一路穿过人群，伸手拍上一个蹲在岸边勘查的官差的肩膀。

那人闻声回头，顿时脸上一喜。

“头儿，你可算是到了！”

这被叫作叶子的人，是江永从小到大的玩伴，经常和他一起研究案情，在这一群人中也数他俩最为亲近。江永看着他那副嬉皮笑脸的样子，没好气地拍了下他的头。“你小子，少给我贫。快和我说说，可有什么可疑之处？”

叶子揉了揉脑袋，也不生气，听江永提到案情立刻收起嬉皮笑脸的表情。

“这岸边方圆几十里的地界，我们都已经勘查过了，并没有发现什么特殊的地方，只是有一点……”叶子一停顿，伸手指了指一旁，“喏，就是那儿。”

江永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，只见一匹马倒在地上，恐怕已是断气多时了。

江永的眉头锁得更深。“走，过去看看。”

说着，他示意身后的叶子跟上，转身抬步就向着那马匹倒下的地方走去。

叶子看他又是这种一碰到案子就“六亲不认”的样子，只能无奈地叹息一声，认命地跟了上去，边走边迅速地交代着他们检查的结果。

“我们已经初步检查过了，这匹马是因为力竭而亡的，要达到这种程度，最少也要昼夜不停地赶路数百里！”

说这几句话的工夫，江永已经到了死马旁边蹲下，盯着马尸上的伤口，皱眉沉思。

力竭而亡，说明昨晚定有远方之人来过岸边，而且是急赶而来。而昨晚那样恶劣的天气，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，由于什么样的原因，才会在这个时候急赶到这湖边？昨晚发生的官银失窃案，又与这个人有什么关系？

江永就这么蹲在岸边，一动不动地看着地上早已经死透的马匹许久。

江永眉心紧锁，面色凝重。周围的一众捕快都知道，他们头儿这又是在思考案子呢。他们纷纷自觉地放轻了脚步，连交谈声音都压低了，更是不敢上前，生怕打扰到江永。半晌，江永倏地从地上起身，眼底已经有了些清明的神色，面色依旧沉冷。他心中已经猜到了事情的大概经过，不过细节嘛，还有待调查分析。“走！跟我四处转转！”

说完，江永当即抬步，大步流星地向前走去。江永虽然脚下动作迅速，却并非是走马观花，他一寸一寸地打量着附近的环境，将所有的可疑之处都暗暗记下，心里的图景越来越鲜明。

突然，江永脚下一停，附在叶子耳边，轻声吩咐道：“你去帮我把这附近的船家找来一户。记得，要可靠的！”

叶子不敢耽搁，转身快步离去，不一会儿就领着一个渔夫打扮的老人家走了过来。

“这是孙叔，从小就跟着家里人出海，一辈子以这片海湖为生。对这一带的情况，没人比他更熟悉了！”不等江永询问，叶子主动介绍道。

“如此，再好不过！”江永听了，脸上总算是露出了一丝笑容。

“大……大人，不知道有什么小民能帮得上忙的吗？”孙叔有些战战兢兢地开口。

江永急于了解案情，想了想，开口问道：“孙叔，您先给我介绍一下这附近码头的情况吧。”

“这个好说！这儿啊，是松平县内的白马湖码头，是这方圆百里最大的一个码头！俺家里啊，祖祖辈辈都靠着它过活呢。”

江永点头，暗自将对自己有用的信息记在心里，接着问道：“那昨天，这个地方可有什么船只停泊？”

“俺记得昨儿就只有一艘很大很好的船停在这儿过，就停在这儿，停了一整天呢！而且，那船吃水可深了！不知道藏的什么宝贝呢！”

江永听了这话，心里有了数。孙叔说的这豪华大船，应该是运送赈灾银两的船只，因为船上压满了沉甸甸的银子，吃水自然极深。这运银船原计划是从运河到了这里之后，停船补给一晚，今日再行出发，谁知道竟然在这地方出了这么大的乱子！“可有其他船只靠岸停泊？”

孙叔想了想，还是摇了摇头，以示自己没有发现别的船只。

江永皱了皱眉，接着问道：“那昨天半夜，这码头可有什么异样吗？”

孙叔挠了挠头，有些尴尬地笑了笑：“老汉晚上睡得死，没有什么太大的动静都是吵不醒的。”

江永心里有些失落地叹了口气，面上依旧表现得很客气，并没有迁怒于老渔夫，只是恭谨地道了谢，派手下护送其回家。

正当江永沉默之际，一个书生打扮的人跟在几个捕快身后，快步向他们走来。

“江捕头！江捕头！”大老远地看见江永，那人就眉飞色舞地晃着手里的折扇喊道。

看到这人，叶子和江永都皱了皱眉头，叶子更是小声嘟囔着：“这小胡

子怎么来了？”

不一会儿的工夫，那人就到了二人面前。此人唇上留着两撇小胡子，一身文质彬彬的打扮，若不是那双闪着精光的眼睛，倒还真有几分文雅书生的样子。来人正是松平县衙的胡师爷。

“江……江捕头！”胡师爷喘着粗气，涨得通红的脸上却笑得极谄媚，“江捕头，知县大人急着找你呢！赶紧……赶紧随我回县衙吧！”

听到是知县大人急找，江永正色道：“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”

胡师爷泛着精光的小眼睛打量了一下四周，嘴巴附到江永耳边，轻声道：“来大人物了！”

江永心头一跳，他早有预感，赈灾官银失窃，绝对会惊动大人物，只是没想到会来得如此之快！幸亏他早有准备，已经勘查了一番，也算是能交代得过去了。

深吸一口气后，江永回神向叶子交代：“我随胡师爷回府衙一趟，你在此看着些，带着弟兄们再细细勘查一遍，任何可疑之处统统记下！我去去就回。”

“江捕头，你倒是快些啊！”胡师爷急得抓耳挠腮，暗骂这个江永，真是不分轻重缓急，那位大人若是等得不耐烦，可要连累整个松平县的！

在胡师爷再三催促之下，江永才有些无奈地随其匆匆离开。

而此刻，松平县知县内宅，原本一县父母官的知县大人正诚惶诚恐地跪在地上，不停地抬袖子擦着额头上的冷汗。

一个眉目如画的少年端坐上座。只见那少年容貌俊秀，星眉剑目，身穿一袭白锦长袍，看似简单朴素，实则却是千金难买一寸的蜀地冰蚕丝织成，日光映照之下光芒流转，别有一番姿态。

那少年虽然看来也不过双十年纪，周身气势却极为惊人，非久居上位者不能有也。看来，这正是胡师爷口中的“大人物”了！

此刻少年眉心紧锁，不怒而威，眉宇之间隐隐有些忧愁神色。

他看着跪在地上的人，开口道：“可是松平县知县？”

“正是，下官松平县知县赵松拜见太子殿下！”知县颤抖着身子，连忙答道。

原来上座的“大人物”当真身份非凡，竟是当朝太子殿下！

太子皱眉，斥道：“你们是怎么办事的？这赈灾的银子竟然也能说失踪就失踪！头上这顶戴花翎是不想要了吗？！”

知县吓得一抖，连忙俯下身去，连道：“不敢！”

太子深吸几口气，平息下胸中的怒火。他已经很久没有像今天这样喜怒形于色，可这次的赈灾银失窃案，着是让他又惊又怒。

发生赈灾银两失窃这样的事情，不仅仅跪在地上的松平知县罪责难逃，也会大大影响他在父皇心目中的印象，于他的太子之位十分不利。更令他心忧的是，这笔银子数值不小，若是当真失窃，将会直接影响到雍州等地的赈灾事宜。无辜百姓嗷嗷待哺，可恨盗贼猖狂！

但是此刻，他不能让愤怒影响到他的理智，他要制订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！

“给本宫听好了，你此次罪责深重，本足以诛三族，但本宫念在此事紧急，就给你个戴罪立功的机会！”

“下官愿为太子效犬马之劳，任凭太子殿下吩咐！”

“听好了，本宫只交代一次，做得好，本宫不但既往不咎还可让你连升两级；但若是做得不好，耽误了雍州等地的赈灾大事，休怪国法无情！”太子先是冷声警告了一番，以作震慑。

“是！下官必定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！”

太子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，吩咐道：“其一，民心为立国之本，决不可动摇。本宫要你对此事严格保密，决不可走漏一丝风声！”

“是，下官明白。”

“其二，此次灾情紧急，刻不容缓，本宫限你两日之内寻回失窃银两，否则，定斩不赦！”

太子一挥衣袖，冷哼一声，道，“记住，你只有两天时间！否则……”

“是、是！”

听了这话，知县哪里还敢再说一个不字，只能满口答应下来。他心里面却暗暗叫苦。

这种案子，就是劳动六扇门的名捕，恐怕也得查上个十天半个月的，自己这鸟不拉屎的小地方，哪里去找什么神捕来破这种大案子啊？等等！神捕？还别说，他手下还真有个神捕！知县脑中灵光一闪，顿时喜笑颜开。

“太子殿下，下官想到一个人，也许能够侦破此案！”

“哦？是谁？”

这话倒是让太子坐直了身子，有些惊异。

他将此事交给知县查办，也不过是死马当活马医罢了，倒真没指望这个小县城能有什么人才。他却没想到，竟真有数得上号的人物。

“启禀殿下，此人正是松平县的捕头——江永！”

太子闻言，脸上有了些失望的神色。一个偏僻小县的捕头，能有什么大本事？看来，这不过是被这知县拉来滥竽充数的罢了。

太子有些疲惫地揉了揉眉头，摆了摆手，道：“行了，你且退下查案吧。”

知县听了这话，松了一口气，刚想要告退，却听到门外传来一阵低声嘀咕和推搡的声音。

他偏头一看，这门外不是自己的师爷和捕头吗？江永被胡师爷一路从湖边拉到知县府内，从一进入知县内宅开始，他就感觉到有一种诡异的气氛。

虽然看似和平常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，但他还是能感觉到，暗里有目光紧紧地盯在自己身上。这是他多年办案锻炼出来的直觉，绝对不会出错！

看来，这果真是“大人物”！江永心里暗自感叹着，既然已经进了内宅，就没有再退缩的道理，当即加快脚步，跟上胡师爷。这不，一会儿就到了议事厅门外。

江永原本是要在外等候的，哪知道胡师爷一个劲儿地推着他往里走，这才出现了知县看到的这一幕。发现自己被里面的两人注意到，胡师爷小眼睛一转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在背后推了江永一把，直接推得他一个踉跄，就进了大厅。

他自己则口中禀报道：“松平县捕头江永求见大人！”说完，当即脚底

抹油，溜之大吉。江永被这么骤然一推，好不容易稳住了身形，才没一个“五体投地”趴到地上。他暗中咒骂着这个小胡子害人不浅，但既然已经进来了，也容不得他退缩。

江永站稳了身形，当即上前一步，拜道：“在下松平县捕头江永，拜见大人。”

“你就是江永？”上座清雅的嗓音传来。

江永一愣，原来是个少年。

“是，在下正是松平县的捕头江永，在此听候大人差遣。”江永朗声回道。

“本官……本官看你的样子，应该不过双十吧，竟然能当得起一县捕快，也算是英雄出少年了。”

江永闻言，浑身一僵，径直愣在当场。

一旁的知县见此情形，连忙上前道：“大人容禀，这江永是原来的捕头之子，其父素有‘神捕’之名，江永家学渊源，更有一套世代相传的破案神技。这江永也是自小就跟着父亲一起，参与过大大小小数百起案子的侦破，虽然年幼，却很有本领，本县捕快也都很佩服他。所以，下官斗胆，破格提拔了他子承父职，担任本县的捕头。”

知县察言观色，知太子不愿暴露身份，就知道恐怕是打着微服察访的主意，便随之改变了称呼。江永这副失魂落魄的样子，恐怕是还未从丧父的悲伤中走出来啊……

太子听了知县的介绍，对江永更是多了几分好奇。

“若真是如此，自然是最好不过了。江捕头，本官给你们两天时间，务必追回赈灾银两。雍州数百万百姓的性命，可就都交到你的手里了！”

江永心里一惊，脸色大变。直到听到太子这话，他才警觉原来这次不仅仅是一个案子的事儿了，而是数百万百姓的性命，就这么压在他的肩膀上，着实让他战战兢兢，惶恐得很。

“是！卑职必定竭尽全力，不辱使命！”

“好！这才是我大乾王朝的好儿郎！”太子赞叹了一声。

这江永，着实不是这知县可比的。单看他这心态与气度，就是比之京城

那些自诩高贵的大家公子，也是远胜百倍的！

“好好办案，若是当真有本事追回赈灾银两，本官保你今后平步青云！好了，案情紧急，你立刻下去查访吧。”

“是！”江永应了一声，正待退下，突然想到了些什么，脚步一顿，道，“大人，不知大人可否借卑职一人？”

太子挑眉，问道：“谁？”

“此次的赈灾银两押运官员！”

他一个小小的县城捕快，原本是没有资格以下问上的，所以只能从旁侧击，但是始终不如直接询问押运官来得真实准确。既然如今守着这个“大人物”，何不好好利用一番？

太子心念一转，也猜到了江永的心思。他招过一旁的随从，道：“这几日里，你就跟在江捕头身边，听候调遣。凡是查案所需，就以本官的名义，为江捕头破除阻力。”

“属下遵命。”

“多谢大人成全！”

江永喜上眉梢，当即不再耽误，带上几个捕快和那随从一同骑快马返回岸边。

待到几人抵达的时候，负责此次银两押运的大人已经早早等在了岸边，见几人到来，他忙迎了上去。

“下官见过沈彦公子。”他上来二话不说，竟然直接对着那随从恭敬行礼，自称“下官”。

江永有些诧异地回头看了身后的人一眼，本以为不过是“大人物”身边的一个普通随从，可看这样子，竟然也是个身份不凡的。沈姓……以仆见主，这主子的身份是越来越超乎自己的预期了！

“不必客气，主子有令，事急从权，这两日务必全力配合江捕头寻回赈灾银两。否则，全部难逃重责！”

“是、是！”押运官似乎很惧怕这位主子，连声应道，连带着对江永也更加殷勤了些，“不知江捕头有什么需要在下帮忙的吗？”

江永听到自己的名字，当即放下心头的猜测，上前道：“江永还真有一事不明，望大人代为解惑。”

“江捕头但说无妨。”

江永沉吟片刻，才开口道：“不知道大人最后一次清点赈灾银两是在什么时候？”

“三更天！”

“那又是何时发现赈灾银两失窃的呢？”

“清晨时分，我想要上船查验一次，打算没问题就早些启程的，谁知道……”

江永点头，他正是在清晨接到失窃的消息的，时间正好卡上。在失窃之后整个白马湖便被封锁了，所有来往船只都被搜查，银两绝对不可能是在这之后被运走的。

三更天到清晨，中间不过是几个时辰的工夫，而根据那渔夫孙叔所说，昨晚这岸边又没有什么大的动静……

等等！糟了，不对！

“叶子！”江永脸色一沉，连声叫道，“快，将孙叔叫过来，我有话问他！”

“方才孙叔说家中有急事，我已经放他离开了。”叶子不明所以，却有了些不祥的预感。

江永的脸色更加阴沉，方才他一个不慎没有注意到，孙叔的答话根本就是漏洞百出，且不说别的，单说昨夜那般雷雨交加，他居然说没有什么大动静！何况，孙叔身为一个渔民，这样的天气该是休息得最不安稳的，他分明就是有所隐瞒！

大乾官银十两一锭，百两一包，五十包为一箱。这次的赈灾银两更是足足有八十万两白银之多，足足是一百六十箱，不但体积庞大而且极为沉重。根本不可能就这么凭空消失，这么说来……

对着湖面沉思许久，江永眼神一亮，胸有成竹，嘴角勾起明了的笑容。

他转身对身后的沈彦道：“沈公子，烦劳通报那位大人，这赈灾银两，卑职已经找到了！”

城郊，如意客栈。客栈三楼深处最后一间客房内，一道身影正和衣躺在床上。只见此人眉清目秀，面容姣好，细细看来，竟是昨夜江边策马狂奔的袁紫嫣！

此刻的袁紫嫣却不复昨夜那般冷艳逼人。此时，她一身书生长袍，呼吸平稳，神情安然，透出几分安静之感，俨然是一副无害的熟睡书生的模样。

忽然，窗外几声散乱的窸窣声响起。窗户被从外打开一条缝隙，一道人影迅速闪进屋子。那道黑影打量了一下四周，锁定目标，双手成爪，骤然发力，向着熟睡中的袁紫嫣逼近。

暗中袭击眼看就要落在袁紫嫣的身上，床上的人儿仍旧是一动不动，连眉眼都没有一丝跳动的迹象。来人眼中光芒大盛，她几乎感受到了手指触摸到床上之人肌肤的感觉，只要片刻，她就能结果了袁紫嫣！

就在这时，袁紫嫣突然睁开了眼眸！黑影一惊，正待后撤，袁紫嫣却没有给她反应的时间。快得看不清她的动作，只见一阵银光闪烁，当那黑影再回过神来的时候，就已经被死死地抵在了墙上。若不是自己的背后传来火辣辣的痛感和脖子底下刀刃的冰凉触感，她几乎都要以为这不过是一场梦。

“不可能！你是怎么做到的？！”

袁紫嫣紧紧盯着眼前的黑衣人，嘴角的笑意透出丝丝冰冷，令人不寒而栗：“你现在应该问的，是我准备如何了结了你。”

来人这才意识到自己如今的处境，“大人饶命，小的知错了。”

袁紫嫣冷哼一声，手上刀刃下压，那黑衣人几乎能听到自己肌肤被割裂的声音，那一瞬间的痛，不剧烈，却几乎让她的心跳都停止了。

早就听闻主人手下三大王牌挑衅不得，如今到了她以命相偿的时候了！

“说吧，主子有什么话要你传给本座？”

黑影身子一颤，这才意识到方才那一下，竟然并没有要了她的性命！她想起组织里对袁紫嫣的传言——冷眉冰肌骨，销魂断肠剑！她于刀剑一道的控制已臻化境，破皮入肉不流血，着实骇人惊闻！

如此想着，那人愈加恭敬，单膝跪地道：“太子微服出宫，如今已经到

了松平县境内。传主人令，允你戴罪立功，查清太子踪迹和此行目的，伺机行事！”

袁紫嫣听得此话，眉目之间一片冷沉，一口饮尽杯中茶，回道：“替我回禀主子，紫嫣遵命！”

松平县知县府邸之中，一声声通传打破了阖府的平静。

“急报，有重大案情进展！急报，有重大案情进展！”

在大厅之中焦急地等待着消息的太子和知县听到声音，神色都明亮了几分。“快传！快传！”

捕快一路跑进大厅，拱手道：“卑职拜见两位大人。”

“快快免礼！怎么样，赈灾银两追查得如何了？”知县连忙上前问道。“找到了！”

“什么！已经找到了？”这回就连太子也坐不住了，当即拍案而起，神色难掩惊讶。

“不……不是。”捕快喘了几口粗气，越是焦急越是说不清楚。

太子和知县听着这一会儿是一会儿不是的，心也跟着一上一下，煎熬得很。

“这位兄弟的意思是，江捕头已经知道了赈灾银两的下落了！”

“对对对！”

一个带笑的声音从外间传来，只见一个青衣男子迈步而入，此人正是太子心腹沈彦。

“阿彦，此话当真？”

见沈彦点头，太子大喜。虽然并非是找到了赈灾银两，但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寻到银两的下落，太子也已经是喜出望外了！“快，领本……本官前去看看！”

“主子请。”沈彦做了个“请”的手势，转身在前头带路，太子和知县连忙紧随而上，一行人浩浩荡荡地离开了府邸。却没有注意到，在那大厅的阴暗角落里，一道人影也将他们的对话一字不落地听进了耳朵。此人身着

一袭青色儒衫，正是袁紫嫣无疑。

她原本是奉命前来刺探太子踪迹的，却没想到竟然听到了这么一出好戏。江永吗？看来是个有本事的……袁紫嫣眼中飘过一丝厉色，闪身而出，她轻而易举就躲过明里暗里的守卫，几个起落便不见了身形。

一行人匆匆赶路，不一会儿工夫，就齐齐到了白马湖边。此时江永正蹲在江边，盯着湖边的泥土发呆，直到众人的身形靠近，在湖面上映出了倒影，他这才回过神来，忙起身，拱手道：“卑职见过大人。”

“江捕头不必多礼，本官听阿彦说，这赈灾银两下落一事，江捕头已经有了眉目，可是真的？”太子此刻也顾不得什么姿态，焦急地上前问道。

江永自信一笑：“自然是真的。”

太子喜上眉梢，连忙追问：“那这赈灾银两现在何处？”

江永回身，伸手指向苍茫的湖面，语气笃定：“就在这里！”

“什么？”众人心里皆是一惊。沈彦惊呼一声，问出了大家心中的疑惑：“江捕头是说，赈灾银两就在这湖中？”

这未免太匪夷所思了吧？江永自然知道身后之人的疑惑，但他早已胸有成竹，重重点头，语气肯定地道：“不错，就在这片湖中！”

太子此刻心情也沉静了下来，望着湖面，皱眉道：“此事事关重大，不容有失，还容本官多嘴一句，请问江捕头是怎么确定的？”

江永自信一笑，侃侃而谈：“其一，运送赈灾银两的货船只在这码头上停靠了一夜，而且押运官在三更时分还下仓清点过，并无问题，清晨却发现银两失踪，可见，银两必定是在三更到清晨这段时间被动了手脚！”

众人点头，这一点他们早就想过了，但仍旧是百思不得其解。江永缓了一口气，接着道：“其二，这批官银极为沉重，再加之昨夜狂风暴雨、天气恶劣，发现失窃之后便封锁了整个白马湖，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，无论是陆路还是水路，匪徒都绝无可能将灾银运出本县。因此，这批官银此刻定然还在这一亩三分地上。”

众人神色渐渐清明，如此说来，这银两确实不可能被运走，定然还在他